

教育学精品译丛

教育与中产阶级

一种务实、细致而持久的社会学分析方法

Education and the Middle Class

【英】萨莉·鲍尔 托尼·爱德华兹 杰夫·惠蒂 瓦莱丽·威格富尔◎著 胡泽刚◎译

本书以英国中产阶级为研究对象，探讨了他们在教育上的选择和人生道路。

这些人同向中产阶级靠拢时和在成为“中产阶级”前有所不同。

作者分析了这些人如何在学业上取得好成绩，以及他们如何获得中产阶级的身份。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了中产阶级的身份。

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了中产阶级的身份。

本书的出版，为研究教育的中产阶级提供了新的视角。

对教育和社会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本书是中产阶级的必读之书。

Mc
Graw
Hill

Education 湖南教育出版社

教育学精品译丛

教育与中产阶级

Education and
the Middle Class

【英】萨莉·鲍尔 托尼·爱德华兹 杰夫·惠蒂 瓦莱丽·威格富尔◎著 胡泽刚◎译

湖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教育与中产阶级 / (美) 鲍尔等著; 胡泽刚译.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8.5

(教育学精品译丛)

书名原文: Education and the Middle Class

ISBN 978-7-5355-5513-7

I. 教… II. ①鲍…②胡… III. 教育—研究—英国 IV. G5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57936 号

教育与中产阶级

【英】萨莉·鲍尔 托尼·爱德华兹 杰夫·惠蒂 瓦莱丽·威格富尔 著

胡泽刚 译

责任编辑: 李小娜

责任校对: 周 晔 曾朝晖 龚 宇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韶山路 443 号)

网址: <http://www.hnepd.com>

电子邮箱: postmaster@hnepd.com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710 × 1000 16 开 印张: 14 字数: 200 000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4000

ISBN 978-7-5355-5513-7/G · 5508 定价: 30.00 元

Sally Power, Tony Edwards, Geoff Whitty and Valerie Wigfall

Education and the Middle Class

ISBN 0-335-20555-0

Copyright © 2003 by The McGraw-Hill Companies, Inc.

Original language published by The McGraw-Hill Companie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is published and distributed exclusively by Hunan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under the authorization by McGraw - Hill Education (Asia) Co.

本书中文简体字翻译版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和美国麦格劳-希尔教育出版(亚洲)公司合作出版。未经出版者预先书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的任何部分。

本书封面贴有 McGraw-Hill 公司防伪标签, 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湖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8-2006-155

序 一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顾明远

教育学虽然是一门古老的学问，但是由于培养人的复杂性，至今还没有非常科学的理论体系。我以为它有点像西医，至今对人体的许多病源还知之甚少；更像中医学，虽然有几千年的经验，为中华民族的健康发展做出了贡献，但它的病理学也还不是很清楚。教育的对象是人，它又不同于医学，只是对人的生理机体及其功能的诊治，人的生理机体是差别不大的；教育是要培养人的精神、思想和智慧，而人的心理却是千差万别的。教育要把人培养成社会的人，要比医学治人的疾病复杂得多。所以教育学从某种意义来讲还只是一门经验性科学。但是，教育是有规律的，只是我们现在掌握得不够。既然有规律，就有许多共同的经验，因此各种经验都可以借鉴和学习。

我们要向前人学习。我们的祖先为了我们民族的发展和兴旺，在教育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其中符合时代要求的优秀的经验。我们也要向外国人学习。世界各国在教育上也有许多优秀经验，

我们把它拿过来，结合我国的实际，使它本土化，为促进我国的教育事业发挥作用。这种学习当然不能生吞活剥，需要消化，化为营养。无论对前人的理论和经验，还是对外国人的理论和经验，都要经过自己的消化，化为自己的理论和经验。这两方面我们做得还不够。

有人说，现在外国的东西进来太多了，文章言必称西方，经验引必自外国。我认为，不在乎引进外国的东西多少，关键是消化。要消化就要有选择，有比较，选择对我们有用的东西。要选择，要比较，就要更开放，引进更多的东西，选择的余地就更大，比较的范围就更广，吸收到的优秀的东西就更多。因此在当前教育国际化浪潮中，我们应该了解世界各国更多的理论和经验。

湖南教育出版社从国外著名教育出版机构引进这套教育学丛书的意义，就是给我们展示外国教育家的理论和经验，来开阔我们的眼界，供我们更多的选择和比较。他们要我写几句，因为我来不及通读全书，只好讲这么几句空话。

2007年9月

序 二

让我们倾听来自异域的声音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肖 川

自古以来，对于“教育是什么”的问题答案纷纭，不同时空的人们都有其个性的回答，如今对于此问题的探讨仍在继续。我们不仅需要自己的冥思，也需要听听他人的声音，尤其是那些来自异域的声音，因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在不同的回答中有这样一种声音：“教育是反对一切压迫形式，培养具有批判精神和独立意识、有社会责任心、能动自主的人的活动。”这就是批判教育学——一种以批判性思想贯穿始终的教育思潮和教育实践。其代表人物之一——巴西教育家保罗·弗雷勒（Paulo Freire）认为，真正的教育是为实施解放的教育，教育解放的对象不仅是学生，也包括教师。他以警醒而犀利、热情而虔诚的文字写下的《被压迫者的教育学》（*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被誉为“教育中的战斗檄文，被压迫者的教育圣经”。

与弗雷勒的著作不同，《批判教育学》更像一本自传。作者琼·温克是美国加州大学的学者，也是一位教

育实践者，她以平实而感性的言语讲述了自己与批判教育学的一见钟情，用信手拈来的教育故事阐释对批判教育学的深刻理解，以亲身经历来启发读者对批判教育的实际运用。没有尖锐，没有晦涩，甚至没有严密的逻辑论证，只是在柔和而亲切的叙述中自然地示范着批判教育学。此书可做教育研究读本，也不失为一册教师工作指南，读来就像是手捧一杯温润的奶茶躺在轻柔的牧草中，静静听一旁的长者讲故事，故事是她的，听者却越来越清楚自己的路。

是的，很多路前人走过，因而“读史可以明鉴”。教育史学书籍如今也可谓汗牛充栋，《教育学的历史与哲学基础》是其中较为特别的一卷。特别之处在于它不是简单史实的堆积，也不是长篇大论的史评，而是以史上对教育思想和实践有深远影响的人物为线索，通过传记式手法，缓缓而生动地讲述人物所处的时代背景，他们的哲学和实践以及他们对当世和后世的影响。回想我们学习历史的经历，通常不是关注具体年代的具体事件，就是专心于各历史人物的思想、事迹及其评论，因为这是历史试卷的考点，也可能成为我们向人炫耀的谈资。我们很少真正走进历史，走近那些影响历史的人。

《教育学的历史与哲学基础》给了我们亲近大师的机会，它像是时光机器，载我们回到过去，与大师们并肩作战，共同继承传统的遗产，接受时代的重托。然而，这本书并不希望我们沉迷于历史，故事之后是历史与现实的互动，为读者提供有趣的思考空间。如，“比较并对比柏拉图时代的雅典和当代美国的主要社会、政治和教育问题。一定要考虑以下几点：恐怖主义和暴力，乡村社会和学校的困难，家庭结构的变化和技术的发展。”“假设你正在建立一所学校，学校将会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教育原理来运作。写一个简短的未来计划，来吸引你未来的学生。”这些操练让人感觉历史并不遥远，历史人物也不是伫立在博物馆的雕塑，他们就在你身边，只要你愿意，随时可以像他们那样思考和行动。

无论承认与否，社会分层是一种客观存在，至少在我们这个时代仍是如此。有人说，最理想的社会是“橄榄型社会”——两极小，中间大，形同橄榄，或称“梭型社会”。其两极是占人口比例较少的极富和极贫阶层，而中间相当庞大的便是中产阶级（middle class）。中产阶级

被视为社会贫富分化的调节器、利益冲突的缓冲器。虽然学术界对这一阶级的定义并不明朗,但它常用来指称这样的人群:大多从事脑力劳动,具有专业知识、较强的职业能力及相应的家庭消费能力;一般受过良好教育,具有善好的公民意识及相应修养;有一定的闲适时光,追求生活的品质。这些人也即所谓的白领,当然,也包括小业主等小资产者。他们不用劳命于生存,也不会沉没于物欲,被认为是最幸福的群体。所以,“社会的、科学的眼光历来不是朝下去关注穷人、劳动阶级、无产者,就是朝上去关注富人和权贵”^①,很少关注中间人群。他们真的如此幸福?

由萨莉·鲍尔、托尼·爱德华兹等英国学者撰写的《教育与中产阶级》一书却向人们表明:中产阶级并非理所当然的一帆风顺,他们的成长跌宕起伏。该书实为一项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教育研究报告,鲍尔等人通过对英国300多名出身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学生进行访谈,了解这些孩子和家长对学校的选择以及对未来的期望,并且历经十余年的跟踪调查,探询那些孩子成年后的学习和工作进展。虽然数据证实,“一个人上什么样的中学,对他后来的经历、成就和人生走向有着清晰和持续的影响”,但研究者并不满足于简单判断,而是戴着“鹰眼”到数据背后去审视中产阶级看似平坦的发展轨迹。事实上,该书的亮点并非仅为其与众不同的结论,还包括蕴含其中的一种务实、细致而持久的社会学分析方法,或许这种方法对于我国教育学者拓掘更广袤而深邃的研究视界有所帮助。

带给我们帮助的不仅是宏观领域的思索,还有微观领域的建议。比如,彼得·W. 艾瑞逊(Peter W. Airasian)告诉我们,有一种简明的方法可评价我们的学生。作为美国波士顿大学教育研究、测量及评价课程的教授,艾瑞逊先生主要培训职前和在职教师的课堂评估策略,他的力作《课堂评估》便是一本很好的教科书。学习者翻开目录,可梳理出清晰的脉络,全书以简要的关于课堂评估的概述为基础,从了解学生出

^① 巴特勒·萨维奇主编:《社会变革与中产阶级》,伦敦:伦敦大学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vii页。

发,按时间逻辑逐步分析教学前、中、后的评估,并在适当的时间介绍了正式评估和非正式评估的种种方法,包括档案袋评价、等级评定和标准化测验等。没有任何方法“放之四海而皆准”,也不存在一无是处的评估。艾瑞逊先生在对每种评价方法的分析中都不忘尽可能全面地列举其优势和不足,建议教师在何种情况下运用以及怎样改进这些方法。为了方便教师掌握,在每一章阐述前有简短且具体的学习目标,使教师的学习更有目的性;每一章结束前有内容提要,帮助总结各章要点;此外,还有丰富的讨论、练习和活动,即时引发教师思考和应用所学;最后以复习题巩固所学。倘若教师依其序,步步为营,最终会在不知不觉间恰好地完成整个培训。况且,这并非一本枯燥无味的纯理论或技术书籍,其中渗有大量实例,使人倍感亲切和轻松。

“一头绵羊带领一群狮子,敌不过一头狮子带领的一群绵羊”,有时,好的领导力也使我们的工作倍感轻松。我们很难精确定义领导力,但却在生活中与之频频相遇,在企业、军队、政府、球场、家庭……我们都能感觉到它的存在。因为它是有效运作的团队不可或缺的核心,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学校也不例外。那么,学校中的领导力会是怎样的呢?首先,我们且来分析学校中的领导者的工作特征。澳大利亚的鲍勃·林嘉德等人在他们的《领导学习》一书中明确提出:“学校中领导阶层的中心任务之一就是提高课堂中实践的效率,无论是从教学和评价的角度来讲,还是从将这两者与课程结合的角度来讲都是这样。”简言之,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是学校领导者的工作重心,也是学校这一机构运作的核心。此外,另一个重要特征便是,学校的领导者不仅是校长和中层管理人员,教师和学生也是权力的分享者,因为他们是教育的主体。所以,学校教育中的领导力与“出色的课堂实践是分不开的”,是一种广泛的、灵活的、分散在学校各处的、确保学校教育效果的能力和艺术。这种能力和艺术似乎有些抽象,有些理想化,但林嘉德和他的同事以深厚的理论和详实的案例向读者证明,这种希望可以变得触手可及。

感谢这个时代,让远在千里的智慧变得触手可及。无论彼此拥有多么迥异的文化和历史,我们总会面临一些共同的挑战和困惑,并怀

有共同的梦想与希望。在我们困惑的时候，可以听听他人的忠告，为什么不呢？

2007 年 10 月

鸣 谢

本书陈述的这项研究开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是公助名额计划一项评估中的一部分。该计划是由社会与经济研究委员会（许可证号为 C00230036）资助的。本书的四位作者对刚刚步入中等教育阶段的 611 个孩子进行了采访，后来只对其中一半以上的孩子的教育和工作情况进行了跟踪调查。这项后续研究也是由社会与经济研究委员会（许可证号为 R000235570）资助的。我们首先要感谢的是参与这项研究中的个人。尽管我们做出了最大的努力，该项研究的问答卷最终仍然长达 21 页，花去了 347 位答卷人宝贵的时间和精力。他们中间有不到一半的人还主动在家中和工作岗位上接受我们长时间的采访。当然书中都给他们用了化名，但我们仍希望这些人能清晰地辨认出自己的声音。我们把最终递交给社会与经济研究委员会的报告定稿给他们每人送了一份。对于那些参与到早期研究中的孩子及其那些帮助我们联系自己孩子的父母，我们深表感激之情。对最初参与到我们项目之中并为我们提供最新信息的学校，我们深表谢意，

也感谢这些学校的校长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在该项研究进行之中以及随后的日子里，我们与几位同事商讨了一些主要的议题。我们的分析中有很大部分采用了巴兹尔·伯恩斯坦的理论，他对这些部分进行了详尽的评述，对此我们十分感激。还有一些同事帮助我们形成了自己的思路，他们是：斯蒂芬·包尔、吉尔·克罗泽、米里亚姆·戴维、约翰·菲茨（他还参与了我们的早期研究）、沙伦·格维尔茨、戴维·哈尔平、休·劳德、黛安娜·雷伊、卡罗尔·文森特和安妮·韦斯特。开放大学出版社在本书出版之前一直给予耐心的关注，对此我们表示感谢。

最后，我们向帮助该项目和本书完成的各方人士致以诚挚的谢意，特别要感谢马西娅·比尔、卡罗莱娜·科德罗、凯特·诺尔斯、索菲·肯普和加比·克里奇洛。

目 录

鸣谢	1
第1章 来之不易的成功？政治估计和个人经历	1
第2章 让中产阶级接受教育	6
第3章 选择“合适”的中学	20
第4章 成功的梦想实现了吗？学校里的学习成绩	46
第5章 适应与进步	56
第6章 男生、女生和学校作业	71
第7章 中产阶级学生与大学：“如鱼得水”吗	92
第8章 错失良机导致失败	118
第9章 步入中产阶级工作岗位	135
第10章 现在与将来	151
第11章 包括中产阶级	177
附录1 本书提及的中学一览表（化名）	186
附录2 社会阶层分类表	190
参考文献	192

来之不易的成功？政治估计和个人经历

本书的书名有意模仿 1962 年出版的《教育与劳动阶级》一书。该书是一项传记性质的研究，对象为“北方某工业城市 88 名劳动阶级的孩子”，这些孩子上的是文法中学，毕业后有的“以‘中产阶级’的家庭背景进入高等院校，有的参加了工作”（Jackson and Marsden 1966: 97）。我们这本书的目的与杰克逊和马斯登的目的十分相似，因为我们也是要“到数字的背后去寻找这些数字所表现的各种生存环境”（1966: 26）。不过，与他们不同的是，就“期待之中”的成功而言我们对成功背后的动力和面临的困境进行了探索，对 300 多名出身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学术上很有前途的学生所处的“生存环境”进行了探索。20 世纪 80 年代初，这些学生刚刚进入中学阶段，我们就对他们进行了采访，了解了这些孩子和他们的家长希望选择什么样的学校以及对自己前途的展望。十多年后，我们决定对他们进行跟踪调查，探询他们的进展情况。1995 年正值他们二十五六岁，我们给他们每人发了一份长长的、详细的问答卷，并在随

后的三年中对其中大约一半的答卷人进行了长时间的采访（答卷样本和答卷的回收比率见第3章）。

这些年轻人的能力、家庭背景和中学教育使得他们更可能成功，而不可能失败。也许有人会说，在教育不平等现象随处可见的情况下，一味地关注那些教育条件好的人未免太不公平了。但是，我们得把话说清楚：研究教育与中产阶级之间的关系是有现实依据的。首先，我们对优势体现在教育和职业成功上的方式还知之甚少。正如巴特勒和萨维奇（Butler and Savage 1995: vii）所评述的那样，“社会的、科学的眼光历来不是朝下去关注穷人、劳动阶级、无产者，就是朝上去关注富人和权贵，”而始终漠视“那些乱七八糟、支离破碎的中产阶级。”这样一来，随着中产阶级人口的增加，随着教育背景与高薪岗位之间的联系日趋紧密，一个经验主义的缺口就越来越清晰地出现在我们的眼前。

布莱尔（Blair 1999）曾经展望，英国将会成为单一阶级的国家。我们目前离这样的目标还有很远的距离，中产阶级已经壮大起来了。20世纪60年代，在杰克逊和马斯登提及的“工业城市”（即哈德斯菲尔德），78%的劳动阶级都是干体力活的，这一比例略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我们的研究对象刚刚开始工作，英国劳动力中的绝大多数都在中产阶级的岗位上，只有三分之一是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Mills 1995）。中产阶级的膨胀对如何定义、产生和干预教育的成功以及社会地位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根据社会学的理论，中产阶级内部又分为上和下两个阶层，区分的标准有五条：一是不同的特权；二是把专业、行政和管理人员划为所谓的“服务阶层”，而把非体力劳动者和小规模所有者等小资产阶级划为所谓的“中间阶层”；三是根据就业率、岗位安全系数和职业晋升前景所决定的市场环境；四是工作环境，特别是工作的自主性和监督程度；五是可以传给后代的固定资产或“资本”。我们研究的正是最后一条区分标准。根据研究对象的构成情况，我们把重点放在了与教育背景联系最为紧密的那些中产阶级职业上，放在了中产阶级内部那些最有可能为孩子寻求“合适的教育”，以便在他们认为“社会选择的主要区域”保持竞争优势的那一部分人群当中（Lockwood 1995: 3; Power 2000）。

随着“白领阶层”和“蓝领阶层”的分界线日渐模糊,或者说日渐错位,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得到“高级”文凭,这样传统上教育成功与否的标志点就上移了,难以辨认了。杰克逊和马斯登在他们的书中描述了如何把聪明的劳动阶级子女变成“中产阶级公民”,当时20%左右的人能够接受“文法中学教育”对当时人的生存机遇有极大的影响这一事实。此外,中学生里只有4%左右的人能够进高等院校深造。等到我们的调查对象上学的时候,分叉点已经移到中学毕业的年龄了。16岁的人群中绝大多数都已经享有全日制教育的机会,而这个年龄段的人进入高等院校的比例也很快上升到了三分之一。

我们还认为,对中产阶级教育经历的分析研究是至关重要的。中产阶级作为教育研究中的一种背景,与劳动阶级的经历是格格不入的。据此有人提出一些未经检验的猜想,认为“讨论中产阶级……实际上仅仅只是在注意硬币的背面”(Roberts *et al.* 1977: 104)。于是,有关劳动阶级失败的统计数字很可能夸大了中产阶级成功的必然性。由于中产阶级相对不那么引人注目,因此这个阶级的“正常化”程度自然就不是很高。正如“白色”和“黑色”引起了人们同样的关注,性别研究把关注点既放在“妇女问题”上,也放在男性问题上一样,我们认为,不对中产阶级的教育经历给予足够的关注,阶级问题就得不到适当的澄清。个人“生存环境”的证据对调查数据是一种补充,也很可能使调查数据复杂化。根据调查对象的回忆,我们探讨了早期教育前景最终得以实现的诸多方式,以及人们是如何看待、把握或放弃教育机会的。

下一章将要描述答卷人的中等教育阶段是如何在传统的两极分化的条件下度过的。据此我们得出了符合牛津社会流动研究传统的一种政治估计方法(Halsey *et al.* 1980)。这些积累起来的数字反映了不同人群之间以及他们与父母那一代之间结构上潜在的连续性和不连续性,对此我们有极大的兴趣。我们的调查数据表明,一个人上什么样的中学,对他后来的经历、成就和人生走向有着清晰和持续的影响。但是,当我们使用采访数据来看待统计数字背后的情况时,其结果却要复杂得多。虽然政治估计为我们提供了一幅总体的图画,但没有捕捉到许多过渡阶段问题的实质,没有捕捉到我们已掌握的证据之外的成功或失败的事例,

这样不寻常的过渡阶段就显得偏离轨道了。因此，我们尝试“到数字后面去探索”，对一些人的经历进行重组，钻到他们生活经历中那些为人津津乐道的人生利益后面去。这种做法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即使是对于那些中产阶级和学业上很有前途的孩子们来说，那些在统计数字上看起来一帆风顺的过渡阶段实际上并不平坦。的确，我们反直觉的发现之一就是：尽管那幅中产阶级人生和中产阶级个性的画面从整体上看是平坦的，但是有一半的过渡阶段在某种意义上是“跌宕起伏”的。

本书后面几章引用的某些个人经历就“较大的画面”提出了一些问题，但是，这样一来既有可能把人生经历过于个性化以至于每个人都是与众不同的，也有可能把握不住每个人与众不同的个性特征。惠蒂（Whitty 1997, 2002）使用了“鹰眼”这一形象的比喻来概括看待教育问题的社会学研究方法。显然，鹰眼在放大被捕猎物的同时也装进了猎物所处的背景画面。C. 赖特·米尔（C. Wright Mills 1961）“社会学想象力”这个概念的核心也是如此，它把人生经历和历史联系起来，把个性与结构联系起来，把个人的困境与公共事务联系起来。虽然这种研究方法并不能解决结构与媒介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结构和媒介在多大程度上是清晰的社会现实（Giddens 1984; Willmott 1999），但它表明经验社会学研究有必要具备多个关注点。因此，包尔（Ball 1994: 14）呼吁大家使用“配备有各种概念和理论的工具箱”，就像鹰眼一样用不同的透镜在同一时间探讨社会现实中的各个元素。我们在研究中正是这样去做的。尽管我们在报告研究成果的时候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统计数据 and 个例上，但也不时地修改乃至重新描绘那一幅“较大的画面”。我们钻到背景画面的下面去，力图弄懂沉淀的历史是如何“渗透”到个人生活经历之中的，以及个人生活经历又是怎样构成千姿百态的整体画面的。我们试图穿过政治估计方法的结构表面钻到它的背后去，钻到个人生活经历的“事实”背后去，利用包尔提倡的“概念和理论”的多样性对数据进行分析。

目前对年轻人如何“过渡”、“推进”或者“航行”到成人的职业和个性之中的研究方法对于了解个人教育经历是大有裨益的（Roberts 1993; Evans and Furlong 1996; Bynner *et al.* 1997; Hodkinson and